



她学富五车有治国之才 / 为史上第一女傅
本该载入史册名垂千古 / 最终却遗臭万年

只因他们：有权、任性！

腹黑王爷一朝夺嫡
却又舍弃皇位追真爱

废柴太子离经叛道
竟然不爱江山爱吃醋

邻国公子手握重兵
不争天下专当备胎

太妃吧 陛下

BENPAOBA
BIXIA

碧晴
／ 著



IP 河北国际传媒集团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奔跑吧,陛下 / 碧晴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511-2219-1

I. ①奔… II. ①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7707号

书 名: 奔跑吧, 陛下

著 者: 碧 晴

策划统筹: 张采鑫

特约编辑: 准拟佳期

责任编辑: 卢水淹

责任校对: 齐 欣

封面设计: TITI设计

内文设计: 曹艳利

美术编辑: 许宝坤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0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219-1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楔子	我寻你千百度	001
第一章	女傅这职业	004
第二章	人生为何如此艰难	031
第三章	奇葩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048
第四章	有些事，细思恐极	063
第五章	金戈铁马，替谁争天下	082
第六章	此事古难全	116
第七章	情人眼里揉不得沙子	150



目录

Contents



第八 章	易求无价宝， 难得有情郎	182
第九 章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不信	211
第十 章	相思相望， 渐行渐远	232
第十一 章	太傅有喜	255
第十二 章	爱和占有间 界限有多细瘦	275
第十三 章	好梦如旧	300
番外	你不在灯火阑珊处	307



我寻你千百度

魏国武德三年，五月五，端阳佳节。夜风清爽，荷香幽幽，月华满人间。

江南建康，胭脂佳人地，物是人非。任他朝代更迭，江山易主，这里依旧歌舞升平，玉壶光转鱼龙舞。

城内大街上，昏黄的红灯笼随风微摇。碧树交错，玉兰洁白无瑕，盛开似雪。街边衣香鬓影，宝马香车，处处莺莺燕燕，直胜却人间无数。

布衣男子步态有些凌乱，手中提着一壶尚未喝完的雄黄酒，有一口没一口地往嘴里灌。明明已是醺醺然，他的眸光却异常清冷明亮，隐隐透出苍鹰般的犀利，周遭的一切繁华热闹好像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清风徐过，将玉兰的花瓣吹落他的肩头。他轻轻捻起，含在口中，眼内有一瞬的黯然失神。

壶中酒尽，他抛开酒壶，随意走进路边的一家酒铺，招呼老板：“老板，给我一坛酒。”

老板是个年轻人，不过而立之年的模样。他见了男子，立即取来一坛酒、两个酒碗，笑嘻嘻地坐在男子身旁，一边倒酒一边说：“荀大哥，您



来啦。来，满上。”

伙计送上香喷喷的粽子和水煮蛋，老板笑道：“今儿个是端午，您平日里替我白写了不少家书，这算是我请您的。”

荀玉没说话，低头自顾自喝酒。

老板也不恼，自己小啜一口酒，继续道：“又是一年端阳节，荀大哥，您要找的人还没找到吗？建康说大不大的地儿，这都三年啦，就是翻，也能把建康翻个遍了。您真的肯定她在建康吗？”

端酒碗的手蓦然一顿，片刻，荀玉有些自嘲地扬了扬唇，声音沙哑道：“她若不想见我，纵然建康只是方寸之地，我也寻不到她。”

老板略同情地望着他，思忖半晌，小心翼翼地问：“她……是您的发妻吗？”

荀玉失神半晌，苦笑道：“不，她是我的妻子，不是发妻。”

老板不解，欲言又止，似是还想问些什么。荀玉却再也顾不得他，从襟中掏出一个精致小巧的藕色荷包，放在手中温柔地摩挲。

良久，他解开荷包，一枚耳坠滑落出来。耳坠做工奇巧，一缕发辫精心织成细绳，末端缀了一小颗红玛瑙，玛瑙中央镶嵌着芝麻大小的羊脂白玉。乍一看，像极了一颗饱满圆润的红豆。

荀玉痴痴地盯着耳坠，眼底忽然盈满温柔爱怜，仿佛那是他失散多年的爱人。哪怕倾尽一生一世，他都要这样注视着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红豆相思，泣血轮回。

昭德太子，你若在天有灵，请佑我早日找到她。我愿意用余生好好补偿她，若是余生尚且不够，那么，还有来世。

荀玉猛灌一口酒，口中喃喃，语意炙热而痛苦：“我这一生想要的太多了。我想要九州一统、四夷臣服，想要百姓安乐，天下清明，也想要齐国的基业流传千秋万世。可是，我错了……到头来，我丢了天下，也丢了你，都是我活该。玉琼，对不起，对不起……”

老板听不清他说什么，却也不敢多问。

三年来，每当荀玉喝醉酒，他就会对着这只耳坠絮絮低语。旁人若是想问，被他眼锋一扫，总是心生寒意，立即噤声。

那耳坠一看就知是个宝贝，红玛瑙莹润通透，成色质地都是世间仅有。

羊脂白玉细腻温润，柔亮似星辰。况且，要在小小一颗玛瑙上嵌进芝麻大小的白玉，使之浑然一体，做工之细致精美，绝非普通工匠能办到。

没人知道荀玉来自何方，身世如何。他写得一手绝妙的好字，文采斐然，靠替人写书信赚些薄银维持生计。自他来到建康，便只为寻找失散多年的妻子，一找就是三年。

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说，他长得像当年镇守建康、招抚江南文士的前朝皇子；也有些在朝里当过官的人说，他长得像那祸国殃民、死有余辜的亡国暴君。

却也只是说说而已。毕竟千帆已过，空余斜阳流水悠悠。

如今新皇登基，江山姓李，百姓关于前朝的记忆，也恍如旧梦，不愿多提了。

指节蓦然收紧，荀玉将耳坠紧紧握在手中。

铺子旁的玉兰树开得正灿烂，大朵大朵玉兰清丽绝尘，偷云漏月。他颓然仰头，痴望着玉兰树，眼中竟渐渐泛起暗淡不明的水色。

玉琼，我骄傲一世，终是愿意为你卑微一次。



女傳这职业

近来，弹劾我的奏折源源不断。作为本朝第一女傳，我颇感压力山大。此事还要从五日前说起。

且说那日太子傅諒逛青楼时不巧忘带银子，鸨母要将他游街示众，太子随从遂与青楼打手大打出手，闹得鸡飞狗跳，引得路人纷纷围观。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时，偏偏又好死不死地撞上锦衣卫临时检查……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那锦衣卫头领上任不足一月，三把火烧得正旺，又因位小职低没有见过东宫，大掌一挥便将傅諒一千人等扫进了锦衣卫大牢。

傅諒逛过赌场、酒楼、窑子，独独没逛过大牢，以为甚是新鲜，遂十分配合执法，未曾表明身份。他在牢里也没闲着，整日里与牢友们玩骰子、推牌九，混得风生水起，如鱼得水。

本来打架斗殴这种小事，关几天放出来也就没事了。谁知他太不知收敛，在里面一连赢了几日，赢得众牢友灰头土脸失了面子。吃牢饭的自然不是善类，他们暗中商量后，决定联手将傅諒胖揍一顿。傅諒金枝玉叶哪

里受过这种委屈，当即亮出令牌，哭天抢地号着要见我，不料又被狱卒以冒充东宫的罪名大刑伺候……

总之，我赶到锦衣卫大牢时，傅谅衣衫凌乱、披头散发，俊俏的脸蛋也挂了彩，那形容真真甚是可怜。

他当即扑进我怀里，哭得梨花带雨、我见犹怜。我只觉两眼一抹黑，心道这太子少傅只怕我也是当到头了。

太子行事荒唐已非一朝一夕，据闻，他未满十五便气死了三个少傅，十五之后又气死三个。自此，太子少傅便成了齐国第一高危职业。

早在我入仕之初，皇上便拍着我的肩，沉重道：“若你能保太子顺利登基，朕便赐你黄金万两、良田千亩、美男百名、别院十座，让你颐养天年。”意思就是，你要有命活到太子登基，算你牛。

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诱惑，我也顾不得高不高危，默默地在心里仰天狂笑无数次，面上仍做淡然状，点头道：“皇上放心，在其位谋其职，微臣定当尽心尽力看好太子殿下。”

然而，当初信誓旦旦的我，现下将太子“看”进了大牢，实在是不胜惶恐。

回到府里，我痛定思痛，觉得与其被炒不如主动请求辞官，于是连夜撰写奏折，恳请皇上恩准我以二十岁“高龄”告老还乡。

奈何天不遂人意。

写完奏折，已是四更天。我困顿不堪，倚着小几打起了盹。不睡还好，这一睡，未曾谋面的先帝——也就是太祖陛下竟入了我的梦。

梦中，他站在皇陵门口，将我的奏折反复阅读，捋了捋胡子和蔼道：“不想干了？”

我哈哈笑道：“皇上，不是微臣不想干，只是您这孙子骨骼清奇，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经国治世完全不懂。微臣一介凡人，资质平庸，福小祚薄，实在没办法继续教了。皇上，您还是另请高人辅佐太子吧。”

先帝道：“真的教不了他？”

我坚定地点头。

“那不如这样。”先帝指了指身后的墓碑，笑眯眯道，“你进来，朕来收拾这不争气的孙子。”

我蓦然惊醒，吓出了一身冷汗。仔细回味再三，我默默地将奏折丢进



了火盆，恨不能落下一滴悲伤的泪。

从那夜起，我彻底绝了辞官的念头。

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

此事很快便在京城广为流传，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出我所料，众臣纷纷上书弹劾，指责我失德失职。

九龙殿上，言官一正慷慨激昂地列举我的罪状，说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

“戚大人身为太子少傅，非但没有尽到匡扶东宫的职责，使殿下正视听、明明德，反而纵容殿下流连烟花之地，此乃一罪；累得殿下身陷囹圄，与宵小匪徒为伍，玉体受损，至今未愈，此乃二罪；有负皇上信任，仰愧于乾坤，俯愧于万民，此乃三罪。此三罪并罚，按我朝律例理应革职查办，发配边疆，永不超生！”说完，跪下开始磕头。

言官二出列，继续道：“如今太子失德于众，便是戚大人失德于众！太子失信于民，便是戚大人失信于民！太子失身……咳，总之，此事事关重大，轻则扰乱朝纲，重则动摇国本！不严办戚大人，难以向列祖列宗交代，更难以向天下百姓交代！”

言官三四五六七立即附议：“臣等恳请皇上将戚大人革职查办，发配边疆！”

四周又哗啦啦拜倒一片。

我捏紧笏板，垂眸敛目，分明很是内伤，偏偏面上却还要端出一派淡然之色。

齐国并无女子为官的先例，作为史上第一女傅，我十分不受这些言官待见。

我朝推行官员举荐制，凡六品以上、有功于社稷的官员，在卸任时可以举荐有德才者入仕。我受前任太子太傅李瑞安举荐而入朝为官，这位李太傅乃开国元老，当年辅佐太祖陛下打下江山，运筹帷幄，功勋彪炳，堪称无双国士。爹爹年少时，曾在他门下学习三年，每每提及李太傅，爹爹总是无比崇敬。

起初，言官们慑于李太傅的威望，只敢怒而不敢言。我入仕不久后，李太傅辞官归隐，他们便联名上书要求皇上将我罢黜，理由从“来路不明，居心叵测”到“牝鸡司晨，祸乱朝纲”，可谓众说纷纭。怎料皇上大笔一

挥，批上“朕知道了”四个字，便全数退回。几个老骨头哼哼唧唧、寻死觅活多日，未见效果，只得悻悻作罢。

然，自此之后，他们日日紧盯我一言一行，稍有差错便往死里弹劾。连我多买了几盒胭脂水粉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演绎成作风问题，我也真是醉了。

皇上看了我一眼，颇为纠结道：“戚爱卿，你可有话辩解？”

我跪下，朗声道：“回皇上，今次确是微臣失职。太子殿下失德失信，微臣万死莫辞。”若换作平时，我非要舌战群臣，与这些言官拼上三百回合不可。然，想起先帝梦中“重托”，我也只好直面惨淡的人生，叩了个头，悲壮道，“微臣无话可说，伏听圣意！”

如此顺从地认罪，委实不是我的作风。言官们对此表示不解，齐刷刷地向我看来，不少人眼中隐有震惊之色。

皇上沉吟片刻，正要说话，恰在这时，听得殿外有人高声嚷道：

“哎呀，你们别拦我！走开，走开！”

“殿下留步！”

“殿下不可！”

伴随着侍卫们的惊呼，那厢傅谅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闯了进来。

我暗惊，一股不祥之感涌上心头。

果不其然，他走到大殿中央，来势汹汹道：“你们，谁说要將玉……戚少傅发配边疆的，站起来，我保证不打死他！”他在狱中结结实实地挨了两顿揍，伤得不轻，缠满纱布的右手还吊在脖子上，也不知道是哪个太医搞的，甚是滑稽。

言官们如雨后春笋般哗啦啦地站起来。

我闭眼掩面，简直不忍直视，这货真是孜孜不倦地坑着我啊……

傅谅显然没有料到敌众我寡，一时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

皇上气得脸都绿了，颤抖的手指着傅谅：“谁……谁让你来的？胡闹！来人，把太子给朕拖下去！”

左右侍卫作势要上前，傅谅忽然抱着胳膊“哎哟哎哟”哼了几声，侍卫又诚惶诚恐地退了下去。

“如今看来，戚大人非但玩忽职守，更魅惑东宫、蒙蔽圣听，致使太子殿下罔顾理法，御前失仪！皇上，若留下戚大人，将来必将重蹈妲己褒



蚩之覆辙，恳请皇上革去少傅之职，发配边疆！”

“皇上，戚大人留不得啊！”

“女官弄权，为祸东宫啊皇上！”

“皇上……”

言官们越发群情激奋，七嘴八舌地指责我。我只得自我安慰：他们将我比作妲己褒姒也算是有一半在夸我了，我该欣慰才是。

皇上的脸由绿转黑，猛地一拍桌案，怒道：“都给朕闭嘴！”

九龙殿内登时鸦雀无声，人人噤若寒蝉。

傅谅终于意识到这次玩大了，惊恐地看了我一眼。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用唇语对他说：“快认错。”

他也算机灵，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父皇，这次是儿臣太荒唐，儿臣不该私自出宫，闹出这些事让天下人耻笑，更不该擅闯九龙殿，打扰父皇与百官早朝。对于儿臣出宫之事，戚少傅全然不知情，绝没有玩忽职守，所谓不知者不罪，求父皇不要责罚她。儿臣知道错了，儿臣愿意面壁思过十日，罚抄《大学》三百遍！”

皇上面色稍霁，却仍是怒意未消：“既然知错，还不快滚下去面壁罚抄！”

我忙趁机道：“皇上，太子殿下宅心仁厚，甘冒此大不韪为微臣说情，微臣不胜感激惶恐，肯请皇上切莫责罚殿下。殿下私自出宫之事闹得满城风雨，微臣难辞其咎，自愿罚俸一年，充入国库。”

皇上捋了捋胡须，沉吟道：“好，那就依你所言吧。”

皇上素来知晓太子的资质品性，也理解我的艰难。近几年，面对言官对我的大肆弹劾，他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实，众多皇子之中，比傅谅出色的大有人在。二皇子傅惟文治武功，贤名在外，封晋王；四皇子傅辰精于商道，贡献国库，封汉王……傅谅完完全全就是最不争气的一个。奈何太祖遗言“皇位由嫡长子继承”，元皇后只生了他这一个儿子，储君之位自然非他莫属。再者说，元皇后乃突厥族公主，近年突厥日渐强大，圈地立国，皇上有心拉拢。于是乎，依靠着母族的强大支持，傅谅的太子之位坐得很是牢靠，行事也越发不管不顾。

傅谅喜道：“多谢父皇，多谢父皇！”

言官见势不妙，纷纷表示：

“皇上，不可轻饶戚大人！”

“求皇上严惩戚大人！”

皇上烦躁地拂了拂衣袖：“朕意已决，不必多说，退朝！”

暖风三月，草长莺飞，满目新绿。

东宫，凉亭内。

宫人奉上点心，茶女精心冲茶。

这一泡是我最爱的西湖明前龙井，我端起茶盅小啜一口，清韵悠然，齿颊留香，连带心情也舒坦了几分。

傅谅坐在我身侧默默地啃着点心，时不时地觑我一眼，似有几分愧疚与不安。我自顾自品茶，完全无视了他的存在。

侍卫运来三堆奏折，我说：“这是什么？”

侍卫道：“回少傅大人，这些都是弹劾大人的奏折，皇上说让大人看着办。”

嘴角忍不住抽了抽，我扶额道：“劈了当柴吧。”

侍卫道“是”，又运着三堆奏折去了膳房。

傅谅扯了一下我的衣袖，弱弱道：“玉琼，你不要生气嘛，我知道错了。”

我对茶女道：“你先下去吧。”

茶女应声退下。我放下茶盅，挑了块糕点慢慢品尝：“哪里错了？”

傅谅道：“不该逛青楼……”

我瞟他：“嗯？”

“不带银子，还打架。”

“嗯。还有呢？”

“不该蹲大牢……”

我又瞟他：“嗯？”

“聚众赌博，还总赢。”他低下头，可怜巴巴地对手指，“玉琼，你就原谅我这次吧。”

傅谅的生母元皇后出生于突厥族，大约是胡汉混血的缘故，这货生得肤白胜雪、明眸皓齿，卖萌撒娇起来，那威力自然也是无穷的……好吧，我心软了。



那么我就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慈祥些，心平气和地对他道：“殿下，您也老大不小二十有五了，做事能靠谱点吗？微臣说了多少次，偷溜出宫之前，先跟微臣报备一下，让微臣心里有个谱。就算不报备，您能把准备工作做足再去吗？您也不是第一次了，怎么能犯不带银子这种低级错误呢？再说，就算没带银子，犯得着大打出手吗？钱庄开着是干吗的？再不济，您派人通知微臣，微臣还能不给您送钱？还有，那锦衣卫大牢也是您能去的地方？即便您想去，寻个由头视察一下不行吗？坐牢是儿戏吗？”

傅谅被我一连串发问问得有些蒙，好半天才缓过神，道：“说起来也很奇怪，那日分明带了足够的银子，出宫前我还特意让小安子检查过，不知怎么回事，结账的时候银子便不翼而飞了，应该是遇上了扒手……”他眨了眨眼睛，委屈道，“总之，下次我会注意的。”

“还有下次？”我捂着胸口，忧心忡忡道，“若还有下次，微臣就真的要被发配边疆去挖煤了。”

傅谅忙不迭摆手，信誓旦旦道：“没有，绝对没有下次！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去挖煤的。大不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反正我也不爱当这个太子，又闷又累，还不自由。”

我被他最后一句话骇了一跳，下意识地环顾周围，确定四下无人后，方训斥道：“以后不许说这种话！”

傅谅闷声闷气道：“哦。”

我忽然意识到身为太子少傅我应当给他一些正面的引导，遂清了清嗓子，道：“殿下，您身为一朝储君，也不能每次出宫都寻欢作乐，偶尔也要体察一下民间疾苦，关心一下百姓生活什么的。”

“说的也是。”傅谅凑过来，嘿嘿笑道，“玉琼，下次我们一块儿去吧。”

我没接他的话。

通常来说，一个人只有想干坏事的时候才会说“我们”，好事都是“我”。这货总爱整些幺蛾子，我若跟他一同出宫，只怕有命去没命回。好歹我也熬了三年，眼看离“黄金万两、良田千亩、美男百名、别院十座”越来越近，总不能功亏一篑。

我岔开话题：“咳，殿下，距下个月秋虎原狩猎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您这次伤势不轻，还能参加吗？”

“当然没问题，这点小伤何足挂齿。上次是我太大意，才让傅惟鳌头

占尽，这次我一定要拔得头筹，猎得猛虎，让父皇和文武百官好好瞧瞧——我不是废柴！”说完，他用力地拍了一下大腿表示决心……瞬间痛得嗷嗷直叫。

秋虎原狩猎乃皇族传统，由来已久。

齐国建国之前，中原大地四分五裂，诸藩镇割据混战，为抢夺地盘而穷兵黩武。那时候，换皇帝比换衣服还频繁，今天皇帝还是张三，可能明日便成了李四。百姓受尽苦楚，怨声载道。

太祖傅忠不忿藩镇残暴虐民，遂揭竿而起，于风云际会的乱世杀出一条血路，在马背上夺得天下。当今圣上即位后，继续推进统一大业。如今，除了南朝宋国据长江天险偏安江南之外，其余藩镇国土已尽数纳入我齐国版图。

因此，齐人格外尚武。

每年春秋二季，皇上都会在秋虎原设下围场，领诸皇子比箭狩猎。若有皇子能猎得猛虎，便可加官晋爵，加封土地。诸皇子虽表面上手足情深、兄恭弟敬，实则暗中你争我夺。

傅谅的骑射之术在兄弟之中属于上乘，去年秋猎时，他与晋王傅惟争了个不相上下。但傅谅是个极其自信且乐观的人，坚信自己一定能赢晋王。决赛那日，他竟与随从在帐中饮酒作乐，说是提前庆祝。

皇上与一众皇子在围场等了许久，遂派人去寻他，却发现他早已喝得酩酊大醉、烂醉如泥。即便如此，他却依然坚持要去比赛。结果尚未进入围场，他便从马上跌了下来，脸朝地背朝天摔了个狗啃泥。最后被抬回宫，足足一月才能下地。

皇上龙颜大怒，气骂他是废柴，他对此表示不服，放话下次狩猎定要拔得头筹。

“玉琼，你也会去的对吧？”傅谅问我。

“这个……”看他一脸兴奋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说出“微臣不想过去给你收拾烂摊子”之类的话，遂搓了搓手，道，“微臣听皇上安排。”

傅谅喜道：“那我跟父皇说，让他恩准你伴驾随行。”

我：“……”

傅谅素爱樱花，东宫内外樱花错落，枝头粉花如绣。



我走出东宫时，暖风倏然转急，拂面而来。沉甸甸的花枝随风摇曳，淡粉的花瓣翩跹而落，恍若瑶台仙境。

樱树下，有一人长身玉立，落英顽皮，肆意点缀他的肩头。

是他，他回来了！

我忍住心头的喜悦，下意识地环顾四周，不敢张口唤他，更不敢上前，只是这么远远地望着。

锦衣玉带，广袖翩然，一袭白衣犹胜初雪。正是傅惟。

晋王傅惟，名动天下。

提及他时，世人总会赞一句：“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他的生母德贵妃是宋国人，曾是南朝出了名的美女兼才女。傅惟深受德贵妃的影响，亦是文采风流、温文尔雅，史官皆以“善属文，美姿仪”来形容他。

他是天下人的晋王，却只是我的傅惟。自他离京办案算起，至今已有八个月未见，我没有一天不想念。虽然因为彼此的身份，我与他不能光明正大地来往，可只要能看着他，哪怕只有一眼，对我而言便胜过万年。

他向我展颜微笑，眸光仿佛深沉灼亮，又仿佛淡若春水。稍稍眯了眯眼，教人魂牵梦萦。

彼此如有灵犀那般，他没有说话，亦没有任何动作。

直到几名宫人路过向我行礼，我方回过神，忙不迭压下心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上前道：“参见晋王殿下。”

“戚少傅这是要去哪里？”他的声音很平淡，眼中的笑意却分毫未减。

我垂眸答道：“微臣正要去御书房求见皇上。”

傅惟“嗯”了声，道：“时辰不早，快去吧。”他向我走近几步，微微侧过身，用只有彼此才能听到的声音道，“晚上我去看你。”

“可是……”

他摇头，递给我一个宽慰的眼神，示意我不必担心。

心跳骤然加快，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我恭声道：“微臣遵命。”

见过傅惟后我心情大好，但一想到春猎，一个头又成了两个大。思前想后，我以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必须抢在傅谅之前，向皇上告个假。